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要把戏的「小把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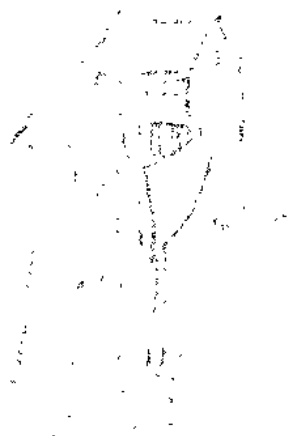
李侯民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耍把戏的「小把戏」

李 慎 民 著



封 面 张妙夫
插 图 来汶阳
责任编辑 张志芬

耍把戏的“小把戏”

李侯民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70,000 印数00,001—16,2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0318·43 定 价：0.90 元

内 容 提 要

旧社会，不满十岁就离别亲人的兄妹俩，从南到北，漂泊在耍把戏的一群陌生人中间。

这对不幸的孩子，耍把戏、干杂活，成了老爷、太太们的活玩具。他们历尽痛苦、艰险，终于投入了人民的温暖怀抱。

小说以两个孩子在小小杂耍队的遭遇为主线，真实地反映了走南闯北、串乡走镇的穷苦卖艺人悲惨的生活；生动地描绘了卖艺人之间的情谊、关注和他们各自的悲欢离合……

同时，也写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无私无畏地斗争在敌人心脏的一些可歌可泣的事例。

小说通俗易懂，字里行间充满着江南农村的乡土气息，读后使人仿佛闻到了水乡泥土的芬芳和青松翠竹淡淡的香气……

目 录

我端起耍把戏这苦饭碗	1
妈妈坐的航船已经远去	13
练功第一天	18
奇怪的陌生人	26
“多嘴”的阿咪	37
杂耍队打起开场锣	46
甩不掉的芝松哥	55
惊险的“飞刀斩美”	63
恼人的“胸顶千斤”	71
就要扫他们的威风	84
小阿咪报信	91
原来是假哑巴	98
可怜的幼华姐姐	105
九个人八张车票	117
新结识的旅伴	124
我越发亲近小球	136
杂耍队硬被拆散	142
喜怒无常的太太们	155
在刘公馆的亭子里	162

小林第一次和我吵架	172
包围圈里耍飞刀	181
大难临头各自飞	187
队长来给我们送行	192
地洞里变戏法	196
原来就是她们	202
聪明的小傻瓜又遇假哑巴	211
火线上的一课	221
“娘舅”是披着羊皮的“狼”	229
络腮胡叔叔的信	242
“飞刀斩美”的结束	246

我端起要把戏这苦饭碗

我们竹夹岙人到一趟溪桥镇，要蹚两次弯来弯去的九曲溪，要翻一座又高又陡的老鹰山，这就象山外人到一趟县城那样不容易。今天妈妈带我到镇上，把小朋友和村里大妈、大婶托买的本子、铅笔、橡皮、鞋面、丝线、针箍等等都买齐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溪桥凉亭的石条凳上，一边看住那些东西，一边等着便船，妈妈自己却到区校替她的小朋友换借图书去了。

我知道妈妈为什么没有叫我同她一起去。我念书的那所私立高级小学，因为校董三兄弟到台湾去开糖厂，突然停办了。这里的溪桥区校离开我们家也就象妈妈教书的竹夹岙小学那么远；到区校来寄宿吧，妈妈又负担不起膳宿费。我虽然只有虚龄十岁，在学校里却年年考第一。区校里有我好几个转学过来的同班同学，妈妈怕我这个考第一名的心里不好受。

溪桥凉亭有石步阶通到下面的航船埠头。除了航船，这里也常常会有运柴出来赶集的山岙里人，肯让我们搭一程便船。那样，回竹夹岙就可以少走八九里路。我一边留意着有没有这样的便船，一边看我带出来的那本《苦儿努力记》^①，

① 法国爱·马洛著，解放后出过苏联阿·托尔斯泰的节写本《流浪儿》，解放前和最近出的另一种版本和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都叫《苦儿流浪记》。电视剧对原来的情节作了较大的改动。

一会儿就看完了剩下来的最后两章。

这本书的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卖艺人虽然艰苦，但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把我迷住了。要是我王文东也能象书中的小列米那样，到很多地方去游历，去开眼界，那该有多好！

我合上了《苦儿努力记》，望着凉亭脚下那条又叫溪又叫河的大溪河，它在我面前缓缓地往北流着。听人说如果从这里乘航船，往南可以到那个比县城还要大还要热闹的大河镇，往北一直可以到宁波城里。

我也知道，到上海去的大轮船是从宁波开出来，经我们这个县城靠一靠，拐过那个上面造了大炮台的小岛边沿，然后才驶到东海大洋里去的。我还知道，到了上海可以乘车到天津、北京，也可以搭远洋轮船到巴黎、伦敦、纽约……。这都是妈妈讲给我听的。还有那张被蟑螂咬破了的《世界大地图》，也给了我这方面不少知识。那张地图就贴在竹夹岙小学的边墙上，学生放学以后，我们一家就坐在地图下面吃饭。我已经很少有希望再去读书了。如果要我去学生意，反正要离开妈妈和妹妹，倒不如走得远一些，最好到上海。我们这个县里有很多人都在上海做事，连竹夹岙也有三家在上海做西装裁缝，生活要比种地的好得多。

“上海有什么好，还不是听个名声！”

“我也是这样说。去年到上海，妹夫陪我到大世界去看变戏法，他们耍的真还不如刚才饭勺山庙卖膏药的那几下子呢。”

原来，一伙岙里卖柴客人边说边笑走进了凉亭。他们象是在反对我心里的想法。虽然他们是在说变戏法的事。真的，饭勺山庙那边传来了忽轻忽重，时打时停的小铙铃声。我长

这么大，除了在书本子里，还不曾看到过变戏法。我也忘了向那些卖柴客人打听搭乘便船的事了，胳膊下挟着练习本，手里提着那篮杂七杂八的东西，拔腿就往饭勺山庙跑去。

庙门前的空地上挤满了人。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挤进去。场子中间竖着一杆长枪、几把大刀，刀面明晃晃地直刺眼睛。我跨进了那道用石灰撒成的白线，想再换个能看得更清楚的地方。这时，一个上身穿西装衬衫，下身却着了一条余姚土布裤子的中年男人朝我瞪了一眼。我知道他是嫌我搅乱了他的场子，忙缩了缩脖子，站着不敢再动了。

那个中年人又朝我看了看，就从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提着表链，冲着四周的人把表甩了几圈，然后一张嘴，把表塞了进去，又象鸭子吞泥鳅那样，仰天咕嘟了几下嘴巴。再张开时，表不见了，他东找西寻，忽然冲我走过来。我只觉着口袋里有个重物一坠，那变戏法的就从我这个乡下小孩的口袋里把表掏了出来。看客都望着我哄笑起来。我吓了一跳，生气了。那个变戏法的却朝我挤挤眼，笑着说：“这位小弟弟刚才帮我们变了戏法。本来我们的把戏已经



要完了，这一次，我们要专门为他再耍一个把戏来谢谢他。”

那变戏法的说完，一招手，出来个胖乎乎团团脸的女孩。她脸上不笑也象是在笑，嘴巴一咧，就有两个小酒窝，跟寺院里的弥勒佛——竹夹舂人叫哈勒菩萨的差不多。她要的软功，腰腿都这么软，当她两手合掌，夹着一朵紫色的野槿树花，拜佛一样，从胯下伸过来，又把两只脚搁在头顶时，可真把我吓了一跳。身体软得就象一根橡皮筋似的。

那变戏法的男人在小女孩身边插科打诨：“我女儿，这小把戏是吃面条长大的，她里面没有长骨头，我自己可是吃木头长大的。”说着，他直挺挺地倒前仰后做出些可笑的动作，又吸了口气，肚子一下缩得瘪瘪的，然后一弯不弯地扑倒在地，就象他的身子里真的撑着一根硬木头似的。

场上的看客都看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使劲拍手叫好。有的还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铜板、角票丢过去，我的袋里一个铜板也摸不出来，正想走开，那个女孩子却忽地收起身子，把她嘴上叼着的那朵紫色野槿花拿下来送到我面前。我闪了闪身子，她却又凑上一步，用她那象哈勒菩萨样的笑眯成两个弯弯月的眼睛望着我，悄声说道：“接着。”

我接过花，脸红了，惶恐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小姑娘却掉转身，拿起她爸爸放在地上的那面镗锣，锣底朝上，抓了把膏药放在里面，便兜着圈子向看客要钱。凡给钱的都可以自己动手拿上几个膏药。我摸了摸空荡荡的口袋，后悔和妈妈分手时，没跟她要几个铜板。我看到那姑娘向别的看客收钱时，如果有谁不给，她就托着镗锣，两眼看着地，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在谁面前站着，那样子看来怪可怜的。

再隔几个人，那姑娘就要转到我面前了，要挤出去还来得

及，可我却象被什么东西死死钉住了一般，愣在那里。就在这时，我看到妈妈从左面挤进了人圈。她朝我又打手势又努嘴巴，招呼我跟她出去。我摇摇头，也是又打手势又努嘴巴，表示我还没有给过钱。妈妈把两个铜板丢给我，有一个我没接牢，滚得老远老远的。我跑过去想把它拾起来一起丢进姑娘的镗锣，不小心“哧溜”一下，手上拿着的那叠崭新的练习簿都滑到了地上。

小女孩放下了镗锣，向靠近妈妈站着的那个变戏法的中年人打了一个手势。她过来拾起一本，就朝她爸爸丢过去一本。这个变戏法的用左手从他自己的背后伸过来接住一本，又很快交给右手，用右手递给妈妈一本。一本本飞快地丢过去，一本本飞快地接住，廿几本练习簿一下子就整整齐齐叠放在妈妈手上。场上又是一阵鼓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从“小丑戴草帽”的节目变化出来的。

“这位是教书的女先生吧？”那变戏法的恭恭敬敬地问。我们这个县在清朝属宁波府，宁波府的人都管老师叫先生。

妈妈点点头，变戏法的就从袋里掏出一封信来请妈妈代看。信是他朋友从上海寄来的。信上说，日本人已经投降，希望这变戏法的能在乡下训练一个耍把戏的小班子，到大城市去碰碰运气。信上还说，他朋友可以帮忙出一笔数目不大的款子。

这个上海朋友和变戏法的男人一起在汉东巴马戏团待过。妈妈看完信，说她小时候到天津走亲戚，也看过这个好看得不得了的外国马戏团。在溪桥这个小镇上，居然有人看过汉东巴马戏团，而且对那时的演出一口赞好，那变戏法的

就来了劲，也不管熟悉不熟悉，便不停嘴地向妈妈说开了自己的身世：

这个变戏法的他姓张叫金发。九岁那年，跟了一个南洋的华侨，想去做个专管开门、关门的“仆孩”。谁知一到上海就迷了路，那个华侨找不到他，管自乘船走了。他流落上海，被一个耍把戏的班子收留，走南闯北好几年，以后又跟着这班子到了南洋。他十八岁有了点小名气，可那时，这班子却被汉东巴马戏团并了过去。马戏团德国老板的女儿看上了他，又抛掉了他，他只得又回到上海，在大世界卖艺，跟另一个耍把戏的，就是他现在的老婆结了婚。过了几年，又被老板辞退。年纪大了，长相老了，越混越不顺利，最后只得这么个下场：跑到我们这个县最最南面的大河镇，跟他的一个表哥合伙串乡卖起膏药来了。

我刚看过《苦儿努力记》，对卖艺人的生活很感兴趣，所以，这个姓张的说的，我虽不能全懂，却也能知道个大概。我和妈妈耐心地等他说完，和他说过再会，又到溪桥凉亭去等便船。

一些穿灰衣服的大兵从凉亭旁边走了过去。有两个乔里老伯伯抽着呛人的旱烟，在凉亭里议论开了时势。

“听说江北的三五支队^①都退走了，也有说被老中央部队消灭了，不知究竟是退走了还是消灭了？”

“退走也好，消灭也好，反正我们浙江地界没有共产党部队了。不过，那老远地从省外开来的部队又是做什么的呢？”

① 中国共产党在浙东四明山的一支部队的番号。

“这开来的部队是不是就那张报上登的？”我轻轻地问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

自从那年八月日本佬投降，区里的几所小学有好多老师改行的改行、调走的调走了。我和妹妹也很盼望妈妈能换个新鲜事情做，至少能换一个大一点的有很多小朋友的学校，可妈妈却老象一棵树一样，种在哪里就在哪里不动。她还是校长、工友、老师一身兼，上课又下课，守在那个冷清清的竹夹岙单级小学^①里。只在最近，我才感到妈妈有点心神不安。这很可能是为了我的事。她想把我送出去学生意，可我的年龄太小，没有得力的介绍人，人家就不肯收我。

那天，我从送信的那里讨了张报纸，去裱糊那张破烂的世界地图。妈妈说，这张报上登的新开到宁波的那支部队，司令官就是她远房伯伯，也是她父亲的同班同学。妈妈从来不提她山东老家还有什么亲戚，这一次，不知怎的她却跟我提起了这个远房伯伯。

这个伯伯不就是个很好的介绍人吗？可是妈妈好象不曾想到这个，这会儿她也不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她的眼睛只是随着这些大兵转。我推了推她，她却奇怪地向我反问：“东东，你一个人能把妹妹照顾好吗？”

“看你说的！上次你有事到区里去了两天，我不是把她照顾得好好的吗？”我自豪地回答。

“是的。”妈妈点点头，却不再搭理我，眼望着远处又象是在想她的心事了。

河滩上传过来一阵象是吵架的声音。原来是那个变戏法

① 几个年级在一间教室上学的学校。

的为了一捆竹子在跟人讨价还价。他发现了我们，就请妈妈替他算一笔账，如果那捆竹子是要把戏的敞篷所需竹骨七股里的大半股，整个篷子该要多少竹子多少钱？

真没想到，这个变戏法姓张的有一张这么聪明的面孔，有跑过外码头的派头，却仍旧是个睁眼睛。

妈妈很快替他算好账，无意中又发现他刚取回的存在溪桥那家中药铺的一笔钱，药铺还少算给他几百元钱利息^①。这对姓张的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妈妈还告诉这变戏法的，她教书的竹夹岙，毛竹比镇上便宜得多。

这变戏法的张伯伯很客气地谢过妈妈，又问山里可有机灵一点的孩子，愿意跟着他去闯江湖。原来他看了那封上海来信，决意要把他想望多年的一个能跑大码头的把戏班子拉起来。

耍把戏！

“是比小列米他们要大得多的班子吧？”我很感兴趣地插进去问。

张伯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妈妈冷冷地“哼”了一声，回头来看到我受了委屈的样子，才把脸色放和缓了。她点了点头，拉起我就向一只岙里人的柴船走去，也不知点头是向张伯伯告别还是在回答我的问题。

过了两星期，这个张金发伯伯拎了一只糕点果包找来了。

“你们竹夹岙真是竹夹岙，满山是毛竹呀！”张伯伯把果包在桌上一放，没有坐下去，又说，“你就是那个王先

^① 只相当于抗日战争前的几元钱，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钞票越来越不值钱了，

生呀！我们阿大哥在衢州和这边李保长家都做过长工。他说，这里的人都夸你王先生德性好、才学好，靠这点薪水养活两个孩子不容易！”

虽然今天是星期天，学校里没有人，妈妈却象是很怕这些话会被别人听到，连忙把张伯伯让进房间，把我和妹妹关在门外。他俩谈了足足有大半个钟头，声音是压低着的，但有时也会突然高声嚷嚷。

“不不，不行！”妈妈一发急就会出来北方腔。

“你会后悔的！”这是张伯伯的声音。

后来房里沉静了一会，张伯伯把门推开一条缝，探身出来向妹妹招手：“小妹妹，你过来。”

妹妹很大方地近前叫了一声“伯伯”，又说：“哥哥说你会变很多很多戏法，是真的吗？”

张伯伯把妹妹拉过去，对她正面看看，侧面看看；把妹妹的下巴抬起来看看，又把妹妹颈后的头发捋起来看看，自言自语地说：“还好，这块东西没有长到脸上来。”我知道他这是说的妹妹左边发脚下的那块大黑斑。

张伯伯又把妹妹抱起来掂了掂，摇了摇头，这才亲昵地吻了妹妹一下，说：“对，伯伯会变戏法，等以后你到了伯伯家里，伯伯要变很多戏法给你看。”

我在一旁看了很有点妒忌。这个会变戏法的张伯伯，我认识他比妹妹早，他为什么不跟我来亲热亲热呢？

张伯伯才把妹妹放下地，妈妈又把我和妹妹关在门外。买毛竹的事怎么老是要关起门来谈？我从门缝里望进去，只看到张伯伯点着头，满脸堆笑，好象对毛竹的价钱很满意。妈妈却瞪着眼，皱着眉，一手按着心口，象是她常犯的胃病

又要发作了。我正想着要不要推门进去，门开了，妈妈又回复了平常的样子，很客气地送张伯伯出来，吩咐我陪张伯伯到老甲长家里去买毛竹。

张伯伯跟着我边走边咕噜：“我们要把戏的不怕小，小了才能要弯要直任我拗。”

我听了心里直发笑：这张伯伯真是山外来的外行人，毛竹总是越大越粗越好，要它弯还不容易？只要生堆火，边熏边拗就弯过去了。

走到校门口，张伯伯又回过头来对送客的妈妈：“王先生，你再盘算盘算吧，我张金发是汉东巴出来的，不是生来就是卖狗皮膏药的。再说我们班子里还有个来阿大，他，你也晓得，我们不会亏待你孩子的。”

你孩子？我一下子明白了；妈妈和张伯伯关起门来谈的就是在给我找饭碗头。没有想到我王文东真的要象《苦儿努力记》中的小列米那样，到各处去跑码头要把戏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妈妈翻来复去唉声叹气，后来索性推开被子不声不响地站到窗前，一会儿回过头来望望睡在床上的我们，一会儿又慢慢走回来坐在床沿上，轻轻地抚摸着妹妹的脸。

才过了九月九重阳，板窗还是开着的。月光从窗子里透进来，恰好照着她们俩。从我睡的狭板床看过去，妹妹双手抱着枕头睡得正香，她的嘴巴还象在吃奶似地发出几声轻轻的“叭嗒”。妈妈的脸却是忧伤的。有时候她把抚摸妹妹的那只手缩回来，轻轻地敲她自己的前额，象是在责怪她自己，又象是有什么重要事情该怎么做还拿不定主意。

我睁大眼睛，想把妈妈和妹妹的模样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我和妹妹都没有拍过照，当然也没有跟妈妈合拍的“全家福”。我把她俩在一起的“照片”拍在我的心里，离家时只要记住这一张，就用不着记两张分开来的单人的照了。

可当我闭起眼睛的时候，我脑子里的妈妈却老是另一个样子：她抬起眼皮，微微撇着嘴，就象丢掉一段粉笔头似的，右手往斜里一甩——这是她成了习惯的动作，表示课已经上完，事情已经做好，或者是该作决断了——平静却又斩钉截铁地说：“文东、文西是我的。我会把他们培养成人，培养成有学问的好人！”

那是前年底，衢州那个不会生养儿子的校董太太，拉着庵里老师太一起来找妈妈，当着我的面硬说软哄，定要把我领去当儿子。还说，妈妈如果舍得把妹妹也给了人，校董会很快帮妈妈找一个好男人的。

“人家当然不喜欢你把一个女孩子拖过去，更何况那女孩——这一带哪个不知道是牢监女犯人丢出来的偷生！”校董太太说。

就在这件事情过后不久，妈妈和那个很喜欢我的老师太才解开了我脑子里的疑团，把从前的一些事情详细告诉了我——

妈妈本是山东济南人。我外公却安家在宁波，是一所中学多年的教导主任。外婆早死，妈妈念高三上学期时外公也病死了。妈妈跟一个小学老师也就是我爸爸结了婚，那年，日本佬打进来，我爸爸又在逃难路上被炸弹炸死，只剩下我妈妈一个人，凄凄惨惨地回到了我父亲的衢州老家。族里人欺她是个娘家，夫家全没有一个亲人的寡妇，硬说她肚子里怀的不是我父亲的孩子，把她强抢走，给一个风瘫了的财主